山中一夕話

蘇守判和尚犯姦

靈隱寺有僧名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妓李秀奴家，往來日久，衣鉢爲之一空，秀奴厭之。僧迷戀不已，一夕僧乘醉往秀奴，不納，因擊秀奴，隨手而斃。事官得實，具申府司，將內判繫于

治郡一見大駡曰秀奴有此横為送獄院推勘見僧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之句及見欵狀招伏即行决斷舉筆判成一詞名踏莎行云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靈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東坡譏侍姬肉體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皆有美色內有一善歌舞者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尤豪所鍾愛者乞坡詩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大瓢行歌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老婦謂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然之里人呼

此媪爲春夢婆。

遊金山

蘇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歌者袁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蘇自起舞。一坐大笑。

東坡捧腹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

輩且道此中何物。一姬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姬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挾妓參禪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

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

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

婆三五少年時。

笑王祈竹詩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蘇東坡誦之曰。

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鎗。蘇笑曰。好則好矣。只

是十條竹竿。一個葉兒也。

東坡嘲司馬之歛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歛之。正如封角狀。蘇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子瞻喜詼諧談謔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謝表寓諷

蘇東坡還黃岡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宗聞之嘆息久之後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所迫臣亦自厭其餘生

安常相對

龐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蘇東坡笑曰吾與安常相對皆成異人吾以手爲口

安常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佛印為僧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求為僧曰乃儒家流書無不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詼謔在宋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緇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

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啣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嘲僧之意。謂今日師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酒令相嘲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令曰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則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戲淵中取蚌

東坡一日携宅眷遊西湖因行經隱適見佛印臨淵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老鰍小蚌可燬欲得數枚置之盆湖以供清翫

猶恨未獲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喫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上帶家來（蚌與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題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毎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携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下有小杜小杜下翹然傑出者非吾師而誰大杜者杜甫也小杜者乃杜

牧之也。牧之工詩。時人謂之小杜。杜字與肚同音。公以此譏之。不知狀詩。僧爲何物耶。

題像

東坡一日爲佛印題眞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掛。只好擂虀。別一日佛印却與東坡題云蘇。鬍。蘇。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以子瞻乃薌薌鬍也。

聯松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款語間。因言𪻐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悵恨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虛𪻐半日凉。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月。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而歎服不已也。

遊藏春塢

東坡居西山。探徐都尉於所居之處。面山闢一花園。廣植奇花異果。名曰藏春塢。時值方春。名

花號秀。盛稱一時。東坡同佛印相訪之。值徐都尉出外。兩人不過洞門鎖鑰。無得啟扃。但各悵然。見樓頭有一女子美貌。凭欄凝望。東坡遂索筆題一首于門上。詩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鎖鎖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藏不得。樓頭半露杏花梢。佛印借東坡韻又題一首云。門掩青春春自饒。未容取次老僧敲。輸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梢。各人題訖回去。忽日徐都尉回見所

應詞在門。明日乃約二人再來。久而不至。因用前韻自作一首云藏春月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准擬教爲花下飲。莫教明月。上花梢。須臾聞佛印東坡又至。徐都尉又出去。家姬女待宴。遍賞紅紫。眞勝集也。酒各半酣。坡即席贈一詞與姬女。詞名帶人嬌○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平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間春晚。濃醉起。驚落亂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

平白巡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債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徐都尉既歸見。即和坡詩付姬歌此以勸坡大醉而去徐詞云○小死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軟。停腸緩引正夕陽將脫。鶯誤入。藏損海棠花片。只恨春心當時露覺見。小樓外曾勞目斷。爭前料想也擬心倦眼從此去。禁心有人可慣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於水閣偶見一婦人洗衣脚白東坡曰玉筯插銀河佛印云紅裙蘸碧波子由大笑咏後二句云再行三五歩浸人老僧衣

辨虱

東坡一日與秦少游夜宴忽得身上虱稱少游曰此垢膩生成少游曰不是綿絮毛污成矣相辨久而不决東坡曰明日同問佛印若輸作一

宴席。酒散。少游私去佛印處謂佛印曰適與東坡辯頭來歷坡說垢膩我說綿絮毛汚生成仙來問只說我的眞當作餑飥會爲席少游密囑去。旋坡至爲佛印曰前與少游辯頭來歷我說垢膩生他說綿絮生等他來只說我是。當作冷淘會爲席言訖。兩下到詰辯。印曰易聽耳。是指膩。成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餑飥。衆大笑

壯令

東坡佛印黃魯直三人飲酒。至數盃。佛印去小遺。坡曰、那去。印曰。忙片詩即至。及來坐行一令。坡曰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問君忙不忙。黃魯直曰。我有百箇蠶。全無一葉桑。春已相將半。問君忙不忙。佛印曰和尚娶婆娘。和尚正上床。夫主門外立。問君忙不忙

兩意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蓮

栗姝謂坡曰栗破鳳凰見（借意言内中黄見）坡思天下
未嘗無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坡有何着
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
曰何不言耦斷鷺鷥飛（言耦斷節而絲飛也）佛印復曰正
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
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
水清以水對山最為的對

佳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曰：見昔醫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捧呈戲者，云捧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杭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千字文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曰：與你商此一個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

五千個錢乃一千個字。莫是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月素擅席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甞喜其吟詩。凡會席必命至焉。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盃酒。坡曰。汝來撥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汝與坐。還

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曰酒既清
殽又馨不喚自來是青蠅詩云不識人嫌生處
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即還令曰夜向晚睡
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虫詩云吃人嘴臉生來慣
枵腹貪圖一飽尤月素曰只將自身還得否
坡曰人亦天地間一物將何答乃還令曰裙綻
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詩云紅裙一醉又
何妨米歡便論文與字東坡大喜其以己自喻

因命入坐同飲焉

取笑行者

東坡與佛印最厚。一日去訪佛印。語言投合。不覺坐久。東坡倉皇登厠。有一行者會意。便隨後送些茅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本度牒捨與披剃。一寺僧行駭然。纔知其因送茅紙之有功也。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厠所。衆行者喧閙厠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厠所。開外

而啞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笑曰
行者們自去腹上增修以稱字不可專菲那屌
屎處

四物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要行一令即一處有四物或
潔淨或齷齪不許差韻東坡曰美妓房象牙床
玳出入紫蓋可合香佛印曰推衙水擁瘡腿婦人陰
鬍子嘴

奶孤對

東坡與佛印同飲偶一斑鳩在上簷叫坡出對云斑鳩無禮老僧頭上叫姑姑佛印荅曰白熟有情小姐胸前叮奶奶

夫人對

佛印訪東坡偶值出外蘇夫人臥于紗帳中佛印出對曰紗紗帳裡睡佳人烟籠芍藥夫人聞之對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嘆曰

和尚得對佳人題出字外。

數目令

東坡山谷佛印同飲坡與谷密約止買肉三片。行一令以困佛印乃謂印曰要說數目令能者方許食肉坡先言曰一二八一十六月吃一塊肉。遂取一片食之山谷曰二九一十八兩片一齊夾遂取二片食之止遺餡一碟佛印遂令曰貧僧不識數且吃一二碟餡

東坡戲刺獄官

蘇東坡自元祐初爲獄官擢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入倘遇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遂免良久牽一牛至云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所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生

當殺人。今當選命其人。妾言亦有貴賤。官大怒。詰之曰。此貴少貴皆人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賤何功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貴術。有此術。怕。

六眼龜號

一日東坡詞微何微何微仲力盡瘦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使坐有一窩篾瓮青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

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嘲郭祥正詩

郭功甫諱祥正過杭州出詩一軸示蘇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蘇曰祥正此詩幾分蘇曰十分功甫喜又問之蘇曰七分來是讀三分

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受屈悒相公

子瞻云。予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目。疑入水晶宮。其下驪月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間以珊瑚瑪瑙。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勞邀命。有頃東坡真人東

滇夫人亦至出鮫綃丈餘命予賦詩予爲寫進
虞利諸仙迎看稱妙獨虞利旁一冠簪者謂之
惟相公進言蘇軾不謹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
斥出予退而嘆曰某到處被惟相公厭壞

嘲呂微仲

蘇東坡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
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坡制其
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

坤爻六二之動

謝司馬

蘇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
殆遍也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
與共論免役差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
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隱喇嘛公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皆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

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
光武兵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羨
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牟僧孺父子犯罪先
斬小畜後斬大畜盡指荆公父子也

劉貢父惡疾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
可言一日與蘇東坡會飮蘇引古人一聯相戲
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

大喙賁久默然

子瞻答元章

蘇子瞻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

子瞻遇妻至之令

子瞻與妻潛之守令飲妻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紫蘇子子瞻應

聲曰君亦藥名也君君非牟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曰非牟夏非厚朴何故姜制之

謝復宗儒僩

黄魯直戲蘇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儒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矣然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與撰紛冗宗儒繼作僩以圖報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搽粉虞候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擻個搽粉虞候欲出來祗應也

贈李琪書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始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

乞書。公顧視久之。令其磨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一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雪詩代謔

東坡云。西南地溫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

之。自退居天園谿堂山深氣嚴陰積叢薄無夕而不雪毎一賞玩必命諸子賦詩爲樂旣而與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字離爲四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讙且知余之好不在於世俗所爭而在於雪也仍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爲比不使皓白絜素等字

聲

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耳隔窗撩亂撲春蟲

色

閑來披氅學王恭

姑射羣仙邂逅逢。只爲肌膚酷相似。逕庭無處
覓。行縱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成豪。
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謎
手握輕明漸。硬搶旗入閫亭。擬欲爲將修水記。
惠山泉冷釀泉清。

戲子厚腹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
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道

此中何所有。曰都是詩。文成家事了。厚大笑。

嘲曾生句

蔣康公絳謝事後。日須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凡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切覺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侑觴。後行有龍腦貫者。舞罷。為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

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云窻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蝶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字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廝賴故云耳。

嘲陳季常懼內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兇妒。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

僻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比其姿小字

二相公廟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時人榮之嘗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

牛醫兒

東坡在黃州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瘡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吾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俗呼牛為黑牡丹）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笑

而別。

謔荊公語

東坡問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孃恰是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調辛子序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

序門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瞻
大笑

巧答貢父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
裡且從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二果一
藥爲對

子瞻赴獄調妻

子瞻曰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不能

送見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顧妻曰子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余乃去

坡字巧對

東坡常與坡字荆州公曰坡字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小詩寓謔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

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戲迎合宰相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杭州判投牒

蘇子瞻通判杭州擢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亦

一郡之魁闔州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儋耳啟書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

於水蟻浮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記晁美叔

東坡性不忍事甞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

悉蒙采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其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披浩嘆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嘲子厚詩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

序詩有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已頗不樂。

刺荆公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搜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繁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

以荅。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開。黃岡之
蓋不特坐詩禍也。

謔參寥詩料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酒中子瞻令
官妓馬盼盼。乞詩於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
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
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吾嘗見柳絮落
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點悟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所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鬢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

作商人婦，娶挾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子瞻從戒食肉

黃魯直爲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鵝繫足在地，鳴呼不已，得非哀訴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蟹，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當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將來命，餘者烹，而悅吾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耳。一時從權耳，魯直曰。吾。

兄從權之說。善哉。嘗盲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于時聽罷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

蘇小妹相嘲詩

東坡與妹戲言曰。脚音跂蹤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好個衡頭。妹答坡云。去年一點相思

淚今日方流到嘴邊好個長面女史亦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曰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以坡公多髯遂亦戲答之耳

劉蘇嘲語

劉貢父滑稽辨捷世推無對晚年雖得末疾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謁東

坡曰吾之鄉人有一子稍長使之代掌小艇不逾歲誤質盜物貲本耗折殆盡其子引罪請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肴送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恃子以爲晚年之養今子去我而游學儻或僥倖以門換戶冏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其便利却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而述詔獄王晉

聊朋閒神之徒，堅以和尚為累也，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某明告夫子自術反覆，曾有召夫子役者。舉弟子相辦論，咸督責貢父作之邪，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與還鄉里，何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觀舊，因閱市則眾欣然許之。始過闤闠，未及縱觀，而獨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趨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遠去，閃於市中石塔，似可隱蔽。

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蔡弟子因曰之爲避孔子搭奚謎貢父厲疾之劇以報之也非音謂臭

爲避

卓吾先生編次

笑笑先生增訂

哈哈道士校閱

楚娘矜姿色悔嫁

開封葛楚娘頗有姿色。矜己擇人。近地議親者。不肯與。一日有村夫謀于媒婦曰。聞楚娘有色能爲我得之。當謝子以千金。媒往詒楚娘以佳婿求婚。楚娘許之。及嫁乃一村夫。鬚髯滿面。醜

尋口眉月嚬既不似人楚娘心不悅有風流心年吻之日可惜白米撚秈了可惜羊肉伴冬瓜惑煞求人沒些眼泥中淪墜一叢花楚娘聞之怨恨求去其夫詣州陳之尹判曰夫有出妻之條妻無退夫之理糟糠古不下堂貧賤之妻可恥且醜恨究私情二人押回本里

伴奮私犯張娉娘

張寅伯家信有女名娉娘年十六貫得一叢欲

隨嫁名曰伴喜姬娘留在房內令伴寢處伴[illegible]所爲亦隨意甚愛重之或沐浴亦令侍側伴喜由是遂啟非心一夕姬睡後大叫曰見一[illegible]面掩其身姬娘駭甚亟令就床共驗之乃玩御無以異事嚇之一夕共枕伴喜問曰小娘子行嫁在即羅幃中亦識之否姬答曰女工之外一無所識伴喜曰也要知此天綱否雖女身亦二形兼備遇女則男形遇男則復成女矣因以實敎之擬[illegible]

慨爲所犯情實一一開不能自已。

花仲胤寄妻情詞

花仲胤爲伊川令久不歸妻寄詞一云西風昨夜穿簾幙閨院添消索最是梧桐零落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胤拆開見伊字作尹字遂回寄云頓首啓情人即日恭惟問好音接得綵箋詞一首堪驚新奇音書不志誠不寫伊川題尹字無心料想伊家不要人妻答曰奴啓

情人勿見罷鬧淵小書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間別雖多時身邊少個人兒

徐軍校兩妻各偕

軍校徐信與妻子出市少憇茶肆傍一人竊睨其妻目不暫釋信怪問之其人曰君妻非某州縣某姓氏耶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泣曰是吾妻也吾家鄭州方娶二年而值金戎之亂遂成乖張豈意今在君宅信亦爲之感愴曰信陳州人

也亦遭亂失妻。俄至一村店。逢婦人露坐地上。自言爲潰兵所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傾食。遂與之俱。初不知爲故婦。奈何其人曰。吾已別娶無由復尋。得與街頭會一面。敘述悲苦。雖死不恨。信許之。約明日令偕新妻同至其人。懽拜而去。明日夫婦答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攜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悅。是日各復其故。廻家往來如婚姻云。

唐明皇燕助情花

明皇與妃子晝寢水殿。宮嬪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水中。帝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底鴛鴦。正寵妃子。安祿山進助情花香。不滿寢處之際。含香一粒。筋力不倦。帝曰。此漢之謹卹膠也。

山陰主戲褚彥回

宋文帝山陰公主。適駙馬都尉何戢。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

宫數百而妾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乃爲置首面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彥回貌美公主寵見悅之白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公主夜就之彥回不爲移志公主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賈皇后宮洛南吏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尉嫉而辨之小

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者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即隨上車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答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共寢數夕贈此衣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宅人入者皆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梁武獲鵁鶄置膳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嬖侍兒千餘並頗娛於目。爲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關揣帝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妒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郗茹之後妒減大半帝愈神其書左右復言曰陛下廣爲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其奉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使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此助化之一

媺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誡於血生其議遂寢

郭順卿善謳叅政

郭順卿姿態閑雅襍劇最高劉府中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叅政屬意之一日戲曰我如何王元鼎郭曰叅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

則元問不及叅政鞦韆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叅政不敢望元問閒盤論一笑而罷

劉婆惜巧合監郡

劉婆惜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時有全普菴撒里字子仁為贛州監郡文章政事非刎歷臺省但宋兒號於花酒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齊簪花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

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能容妾措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捨。全大稱賞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宋玉辨巳不好色

大夫登徒子侍楚襄王。因短宋玉爲人體貌閑

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問宋玉曰體貌閑麗受於天也口多微辭受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玉曰天下佳人之麗也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唇歷齒旁行踽僂

又旂且與登徒子恍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
為好色者矣於是楚王稱善

崔女怨盧郎年紀大

盧家有子弟年暮而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女崔
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
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幾老不怨檀郎官
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陳居士曹寄師叔

淮南處士陳脫有詩名五十方娶曰吾得偶謂人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未幾王以幣帛召之或問處士赴召將行細君宜置之何地對曰暫寄於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何若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脫曰鎖匙已付之矣

史君賀僧尼還俗

詩人史君賀見一老尼還俗娶婦詩曰脫却羅袈

著綉裙。仙凡從此路岐分，蛾眉再畫當時綠黛。髩重梳昔日雲。玉貌緩將鸞鏡照，綵衣更把麝香薰。屏幃乍得辭光寵，更沒心情戀老君。

陳沆嘲道士啗肉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啗肉。居九天使廟。一日有鶴。因風所飄，墜於庭。道士大喜。自謂當赴上天命。令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次日飼養者知。訴于公府。處士

陳沆嘲之曰脂肉先生欲上升黄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蔣氏嘲和尚戒酒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節酒少食蔣應之曰平生偏好飲勞汝勸我餐但得樽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勸知業知業曰受戒不飲蔣氏嘲之曰祇如上大詩云撥醅稱道何

處路倚欄人是何誰家。覩此風韻。衒不似乎叢
慚怍。遂起而退。

大壯作補闕燈檠

異時儒學大壯畏服小君。稍一不遵號令。則必
令正坐。爲維縕髻。中安燈盌燃燈火。大壯屏氣
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諱目之曰。補闕燈檠。又一
日妻偶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雖以網捕
妻大怒欲加捶楚。大壯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

引發之僅獲一枚友人戲之曰世人以鳳凰來儀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扈氏被水香奩

扈氏長内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詐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指至某所以爲還家之驗因遊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黙唬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假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聯櫛

請酒一盞。衆以爲奇。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梟香三介。能避水五里。遍戴飲盞別云。細彈防事水。須藥戒將香。別云。戲虎思水約。側冒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尋。別云。命鬟送巡水將率。火定香。戴運沃六七巨觴。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謀曰。若夫人惟遲。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住。

陳全遊乃金陵妓也尚於詞詩多有題詠俱是仍嘗題睡鞋詞云新紅睡鞋三寸正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回輕薄醒一日與賤妓何瓊仙者同飲適見雄雌雞相交者仙請詠之其詞曰女靈禽非走獸飛事詐不行只好在地偷情那許當場笑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笞杖徒流更加一等强論殺來與我下酒咏妓新浴曰華清宴罷新浴也帶濕

裙拖地。趾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悄來風。悄來風。有心兒輕揭起。兒一妓就地小遺。咏曰。綠楊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紛羅裙。露出花心現。衝破綠苔痕。滿地真珠濺。那小娘兒不見牆兒外馬兒上有人見。後為士夫所娶。三子俱顯。

陛宅之贈妓為尼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後為女道士。[illegible]遊

湖渺間欲於東門外化祿池孫陸宅之爲逍遊
計多窮饑讒其中有不比尋常鈍子豈耆老大
鋤提百煉不回哉夫難敵之句發於是飄然入
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尋舊好遂從俗嫁之

陳無損題姬所適

會稽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麗善
歌時出佐客各有粱緣承竊爲歌之馬生死粱
計得詩他日亦以飯客陳無損在座舉杯屬粱

曰昔居殷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寵廄逝我梁一座大笑

李端端被譽得名

崔崖張祜齊名毎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一絕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囱耳似鐺獨把象芽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遂往見二子乞憐請更著筆更贈曰覓得黃騮被繡韉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

日渾成與一朶能行向牡丹於是賀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謝師厚嘲脊筍妓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池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

謝師厚作襄守日嘗召妓與二三客相好此妓乞詩

屬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詹蘇諧語

詹侍御事詠蘇大行而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祖詹爺即曰蟾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詹叔正談。

吳人卓政者頗拘然而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曰此非出芝麻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麻點茶市肆鬻者必裹以紙一家紙為零殘通鑑一人頻買麻積至數張而以其中語捍舌人問始末輒竊曰我家芝麻通鑑上止此耳

祝給舍

南吏科祝公石林嘗爲黃陂傅士有某邑令必易之而嗔其抗直曰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

爲君一節曰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公曰吾亦有一破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奈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聞者粲然大快是年公登第

河洛人幻術

鄆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擊衾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吃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繩直立天忽擲一

門晴霞絢雲閃灼擁簇。縋與門接，大發縋而上從天宫擲桃下葉蔕帶露。人人皆徧食之甘美異人開久之俱開天上作喧洉聲，忽擲其人首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頻年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爲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今但多得錢治官殮可去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憐，醵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篠籧閉肢體曰可起矣篠籧中

應聲曰錢足否曰足夫怒起仍負其繩去衆人無不洒然絕倒。

秦府伶戲

秦王宴藩臬諸司令人演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人扮雲長扮雲長者故作誤持大錢刀出殺童子斬訖身首異處流血滿地諸閹撤尸去王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款笑令前童子出童子復出侑觴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

府中戲術其時去首我昏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溢酒俟醉王覺而怒即命殺之客爲解王曰汝以箕盛米一斗立高臺上倒身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童子叩求解於客曰容我撒數十粒何如王曰不可於是翻下一粒不撒客爲絕倒諸戲劇皆奇怪若是

張妓諧語

吳中妓張好兒嬝麗而貌巳是徐娘。一日爲人攜遊登州客杜君者望見卽訕曰他老便老也。是箇小娘杜本無籍借太醫籍入貲成吏目張卽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箇老爺。衆皆鼓掌嗣哉談。

大倉庫偷兒

大倉庫於萬曆中。有偷兒從水竇中入。竇檻巧首無完膚矣。卒得一大寶。豎頂際如前出至

賣之半不意復有偷兒入俱不能以縮退兩項相抵偷死而寶在其中久之擁水不流治瀆始見但不知兩人抵首時有何処已話

李文達公試徐姚

大學士李文達公光任浙省督學使微行至徐姚有兩生當門對奕或曰太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我何甞不讀書怕試太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徐姚論題曰用兵最精貴題

曰。孔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靈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

王文成公諧語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有帛蔽耳方入朝某公笑之曰先生耳冷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桐城女

安慶桐城縣東門西門各有女中痘死年皆十餘歲東門之女詣冥司冥司檢簿曰汝祿壽尚未應死遣之還而尸已焚毀復以告冥司冥司曰奈何鬼卒誤西門之女尸未毀也冥司檢簿於西門之女曰是宜死者因令借其尸還魂西門之女死久復活其家喜過望而女羞忸不知爲誰悵憶其父母於東門欲行從之東門之家聞之迎以歸宛然故情而非其女兒西門之家

亦不欲棄女也以訟於邑江陵周諫議時爲邑令判曰西家女身東家女魂二家收養而共女之情理甚安矣于是二家女之及其于歸爭治奩具而娟媵兩與焉

胡泰母

河間衛千戶胡泰母死十年父再娶弘治己酉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爲雌鷄毛色黲黃明日爲屯軍之贄來汝家也及旦泰外出果有屯軍攜

鷄來若家欲烹以享軍。鷄作人語曰。毋烹我待汝兒還家人以爲怪俄而泰還。鷄逆泰喃喃敘其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責之。既久。飛啄後妻。詬詈不已。泰出。後妻逐入炕下撲殺之。覓人鷄。

廣州府志

韓淸

韓淸者洛陽諸生而挹異術。守道公。喪妾哀甚。思得淸雅士與談悔未遂也。正門甫閉忽一士

歷塔而上曰韓清上謁公亦耳其名問汝從何來曰公心欲爲平原故不復請爲毛遂不干典謁正發公一笑耳公大笑與談博累日夜憂頓解然清之父掾也窮邑藏金無算并其母置囹圄清一日來別且道其事公曰可爲公所否曰正恐累公可寧家而就之乎遂去長揖謁其命來公公怒曰汝籍博士又父打文囧何傲若是固知汝術勝可爲我作術不然受扑清呼袖中

一姝子出明媚艷麗絕倫清歌妙舞亦極偏向令爷止之復歸於袖中曰杖止此乎清復探襟內出一龍一虎龍吟甲動虎吼風生勢甚可畏又偏向令爷止之復納入襟內曰杖止此乎清索水授水一盂噀之平地邑宅成河波流洶湧拾樹葉作舟浮之而身登焉父母皆在其上回首揖令曰累公矣而刺舟冉冉入雲莫可極視而藏金莫可償

感孕

鄞縣氏某出賈妻與其姒同處太久不歸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阽危家人知所以且憐之計無所出。强伯氏從帷外以手少捫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掌焉

陳大司馬謔語

大司馬陳公汝言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友善。一日謂曰君業洗馬日洗幾馬公曰廐馬皆洗

過獨大司馬洗不得陳公大笑。

不解其意

陸澄南齊人欲撰宋史不成讀易三年不解意義。王儉戲云書厨。

性好各別

石林老人命客食雞頭因論古今人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因言歐文忠嗜鯽魚。京師無能斫鱠梅聖俞有婢獨能之文忠公劉

元甫諸人每提鮮活鯽魚數尾過聖俞聖俞得鱠材亦必儲以速諸人蔡君謨亦每以鮮鯽遺之至于催鉉嘗看水牛鬬則又可笑也

米芾謝硯

崇寧初召書學博士米芾書大屏芾至顧左右乞宣取筆硯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賜之芾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

清祀仙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也京奏曰芾人品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元章清賞

元章得一硯謂周仁熟曰此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僞居半特善詐耳甚起取于篋周亦索巾滌手者再作敬觀狀甚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

房墨帶變色曰。公何先恭後倨。硯汚矣不可用
爲公贈。
棍膠彈子
李少徵子女頗多。每朝退于亭樹散棍膠彈子
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爲戯笑終日不倦。
戯已復取于匳。
戲念阿房宮賦
揚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

堅緊而小。急開破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

翻猝入水

玄宗命左右提翻猝入池水中。復出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亦至此。

副急淚

宋世祖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

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之才聰辨

徐之才聰辨强識尤好劇談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為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應聲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

祀馬則爲𤔃

巧妓齊雅秀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一日被喚。衆謂之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就令笑也。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些書。問何書。對曰。列女傳。三閣老閧之。果大笑。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益因其姓名之聲而譏之。應聲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

武職原來是文官以文爲閙也三公曰此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此係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

銀以鼓文趣

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

演曲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傷取常有疾以帕裹頭強起人詰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皆爲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曰是見精神否（俗以取人醜爲精神）曰然又曰吾不與他一般收潤物也好則何潤物則曰吉羊羢羅

考功自調

夏考功悆濟介而貧幾業一游在京府除夜同

沈榮在夏宅嘗作一春聯求沈寫之曰座上無氈且喜身安心內樂方擕思下句夏遽云吾已得之矣對曰門前有衆譏憐腹飽肚中饑盖其家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犯姦盜牛獲免罪

蘇州月舟和尚犯姦長洲令聞其能詩以鶴爲題詩曰素身潔白頂圓朱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鷺鷥冤却我偷魚釋之又一婦

以夫欲一事犯上縣乃向人洗面盆爲鏡梳頭水常沐浴身刺繡女夫倒會牽牛免其罪。

賣骨董對

賣骨董全充和。皆求來聯于沈石田翁。遂索紙筆親書一對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蓋其家對倪尚書士悅住云。

外任京職相謔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

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郭戴二奇才

江西郭希顏十三歲鄉舉。在場屋作文甚捷。監場布政見其遞卷尚早。呼前出一對云。紙糊屏風千箇眼。對曰。油澆蠟燭一條心。福建戴大賓十三中鄉舉。十一二時出考科舉。同輩見其少年。謂曰。小朋友如此年。就要做官。做到何官。荅曰。做閣老。衆戲出一對云。未老思閣老。應聲云。

無才做秀才衆哄然大笑知反爲所傷也。

熊來鳳子

翰林熊來鳳于五歲時聰慧善屬對曾有送桃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之子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誤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院爲題父故效其體爲之曰有所以祇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親做官些祇烘二字試俗我替

你改之。作臥字暖字。

輕狂舉子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爲正主考。王荊石錫爵以右中允爲第一房考。荊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爲魁。列丙三言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淫蕩之士。當非令器。隨抹兩三行。荊石不獲已。袖而藏之。至塡四十名外。又因請。乃塡中四十八名。拆出。乃休寧人曹誥也。曹

赴會試行裝不挾書册惟携戲儺鬼面頭子一箱耳與諸來于寓舍所間作僵尸令人撞身走數遍以爲樂不知有何者堪樂也其輕狂大約類此殊可發一笑

噴嚏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牙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隨筆

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信之嘗閱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翻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則固以噴嚏爲佳事矣

釋稱父母

佛家稱父爲富樓那母爲彌多羅尼

字謎

口字加兩點。不作只字看。上有加字下增貝字（二點是賀字）
欠兩點不作口字看。上有欠八字又增二（點是咨字出荆公）木了又
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秀在了字又字一字口字是極字）

煮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强。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粮。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

味長

餓舍大腹

江陰侯孫名餓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　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饑餓頭又食卵苏但成羅以充饑

老人十拗

宋郭功父行老人十拗詩曰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行淚夜不睡日裡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管碎事絮煩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皆人搦爲拗中老人之病。